

杂花生树

原乡

□ 季小英

实在是爱透了那条老街。

曾无数次地穿梭在那片位于平湖老城中心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里，总是被那片原色乡土的记忆而唤醒。就是这样一片原色，无论初见的热爱已过去多久，也无论以后虽无日夜见面的相牵，但每次走进，一切都在，真情与感动。

算起来，南河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据清光绪版《平湖县志》记载：“……西之北由胡家汇为横街，一曰鸣珂里，俗称南河头。”街在县城之南，临街有小河，所以南河头旧名鸣珂里。珂，是马勒上的装饰品；鸣珂里，原指高官贵人车马出入喧闹之地，后泛指富贵人家聚居处。晚清民国期间，平湖的鸣珂里，就是一个富贵人家聚居区。

一百多年来，虽历经兵燹战乱，时代更迭，而这块江南水乡的幽雅之地，仍基本保持着明末、清初的风貌。

南河头从东往西走，不过二百五十米的石板路。行走在历史凝固成的狭长石板路上，两街夹一河的传统水乡格局一览无余。抬眼望去，两边的建筑多为清末、民国初建造，建筑形式多为穿斗式，或穿斗、抬梁式兼用，然而，石板路的两边却曾是莫氏、葛氏、张氏、陆氏、陈氏、徐氏等多个名门望族的旧宅。是啊，古时有钱的大家族一般都喜欢把房子建在依山傍水的风水地方，而江南水乡多的就是水，那流动着的那份灵气，那世俗沉静下的那种闲适，是望族们在那个年代使自己的霸气得以缓缓释放的最佳去处了，更是那些大家闺秀们清晨起床揽镜探水、涂脂抹粉的绝好美人靠了。

老街惠存着百年市井风物。历史的长河中，平湖老城曾遭受过日本人的轰炸，曾经富甲一方的葛氏宅第以及白果树下的周氏屋宅，都在日军的轰炸中成了断壁残垣。而老街上的莫氏庄园却躲过了历史的战乱，成了老街上风物的代表。它靠近南河头的东侧，河岸北边，开门见水，那高大的朱门，威慑而肃穆，陌路人一看便知这户人家有点来历。

庄园至今已经历了三个世纪，是清末平湖豪绅莫放梅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所建，整项工程前后历时三年，耗资十万两白银，于1899年竣工，系大型封闭式古民居建筑群，莫放梅祖孙三代相继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整座庄园，占地七亩，建筑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浑然天成，雕刻精美的梁檐构件、华丽多变的廊前挂落，精湛细腻的砖雕、壁画、脊塑等让人不得不感叹设计的独具匠心。那点缀期间的三座花园更是如诗如画，小巧玲珑，移天缩地，使人赏心悦目，充分彰显了中国古建筑之美。其完整的建筑，丰富的实物，典型的风格，堪称江南独步。每次入得庄园，总是对园内建筑上的雕饰极目难收。听的讲解多了，我在想，在庄园的雕刻艺术之中所渗透的是中国古人的文化思想，在具体的建筑布局、形制及其雕饰背后，所体现出的是宗法社会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家族和睦兴旺、荫福后代的愿望通过一定的图案形式表现出来，为建筑雕饰艺术打上了宗法伦理的深深烙印。亦有体现民俗意趣、民间吉祥的图案，用借形、借音等手段，寄寓百姓的民间崇拜意识和对福、禄、寿、喜、财等的祈盼。

如今，庄园静静地隐寓于老街的石板路边，在阳光的沐浴中，仿佛与人们进行着穿越时空的无言对话。我对雕饰讲述的故事曾千百遍地在脑海里浮现，我知道，作为人类文明教化的造型艺术必是海善、求真、颂美，相对善于借大匠法器而言，天下道理的民间雕饰艺术而言，其中所包含的人们善良而美好的愿景是古今共有的。庄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豪族的华屋已成为今日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的极好去处了。

老街承袭了两街夹一河的水乡古镇格景，有水的老街更具生命本初的纯挚。甘河上的风也不知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昔日东侧勤俭路上来往的人群和车辆，或熟悉、或陌生，都在轻微的晃动中揉碎了日子，一块一块像湖上的波影。日光也好，月色也好，微风拂动，才摇曳出日子的琐碎与自然。

在我的视觉里，南河头既不是周庄，也不是凤凰，那些原本很美的风土人情，早已出落成水乡的风情雅致了。只向往老街的安静、平凡，远离了繁华，却有一番悠然，才能生出一份感受生命的纯净来。

记忆中的南河头原住民生活似乎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一个煤球炉唤醒的老街和小巷，一把充满岁月沧桑的剃发刀，还有挑逗起老平湖人无限味蕾的“华大头”蟹壳黄……人们的生活或许就隐逸在寻常巷陌的百姓人家里。

而老宅子的存在似乎是一种秩序。它以曾经存在过的感情形态娓娓地告诉着人们，穿行在老宅子幽长的小巷里，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依稀往昔，里面是园，外面是巷，剥落的墙，夹出的道，南河头最著名的巷弄有：博陵里、荷花池、南台弄、北台弄、杨居弄、大弄等等。

脑海中曾无数次地浮现出这样一组画面：每当晨曦一点点亮起来时，最好还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给南河头打下了墨稿。而第一缕阳光肯定是投射到瓦面和山墙上的，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式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随着光线的移动，山墙上的裂纹也出现了，还有点绿苔，触手有凉意似的。而山墙上的裂纹简直就是中国山水画中的皴法了，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有些年代感。

于是，两旁的山墙由此透视又何等深远。这里曾是老百姓们乘风纳凉、家长里短的悠闲空间，更是孩子们跳橡皮筋、滚铁环、围着爆米花炉子欢呼的纯真时光……

如今，老屋之间狭长的弄堂，砖瓦苔藓印刻着旧世纪的沧桑。除了弄堂里的居民进进出出外，已少有行人探访。但也正是这种空寂，偶尔出现的足音才会传得格外悠远。

作为江南水乡的女子，对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情有独钟：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遇着一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如果时空可以倒转，如果戴望舒也来走走南河头的雨巷，那么旧式弄堂里所阐释的生命意义，则依旧是挥之不去的思想巷道了。

时间演绎着历史，也沉淀着历史。河两岸岸石叠

叠的石驳岸整齐划一，随着岁月的积淀，石驳岸的缝隙间已不知不觉地衍生出许多的青苔和杂草，间或是一二株的小杂树，这倒也无伤大雅，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大概是一种零乱的美吧？岸边河埠头半掩水中，埠头边的船鼻子工艺精巧，保存完好。

如果你想要对这些探个究竟，去寻访那曾远去了的一段史话。那么，你不妨找个南河头的原住居民，老人们都会缓缓地沉浸在过往的历史长河里，如数家珍地向你娓娓道来，因为原先的南河头是名门望族的聚集地，当时四周的穷人百姓们一到灾荒时节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些富人家中借租米。因为这些原因，一到还租米时节，甘河里满是南来北往的船只停泊在河埠头，老农们随后把船头上的揽绳一拉，穿到埠头边的船鼻子上，而后挑起箩筐里的粮食往地主家赶……

所以，当我信步走在了那横跨河南两岸的古桥上，触摸着那些早已被岁月磨蚀的清亮石材时，我想，古桥在那个年代就如忠实的守护神一样，曾见证过这里发生的一切，人们也总是希望通过对桥的命名而寄托一种对生活的热望。如单孔梁式平桥的“利市桥”（同治年间重修）；俗称“马家桥”的“鸣喜桥”（乾隆丙戌年重建）；还有三孔梁式平桥、俗称“八字桥”的“迎瑞桥”（乾隆三十一年重建）；再沿着甘河（南河）往西寻访，你便会看见一处名曰“日晖漾”的老街区了。它的东端连接南河，有一座三星梁式的“永凝桥”东西横跨于日晖漾上，南端还有一座单孔石拱桥，取名为“秀源桥”。

每一座桥都是一个故事，桥老了，故事也老了。人们精心给这些桥起些吉祥的名字，是为所有的过桥人讨个吉利，桥于是就铺进了人性的深处，也就毫无保留地载着曾经稚川学堂里学子们的梦想。

据史料记载，南河头有葛氏宅邸，葛嗣彤（1867年—1935年），字稚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维新思想的推动下独资创办稚川学堂，至1937年被日本军队焚毁。据民国版《平湖县志》卷一·学校记载：“稚川学堂，在县南新家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邑绅葛嗣彤沉以义庄瞻族余资设立，草创之始，学额仅三十人，规定不收学费，即就葛氏宗祠内藏书楼下三楹为教室，课以经史与算，规约颇谨严，旋以来学者众添，僻高等教室二、初等教室二及教员室、会计室、校役室等，并加课英文、理化、手工、图画、音乐、体操各科，更名稚川两等小学堂……”如今，旧时建筑大都已毁，仅剩南侧一间，内破坏较为严重。稚川学堂为平湖境内第一所私人创办的义塾，办学严谨，聘邑内高水平的教师担任各科教学，教育质量很高，在三十五年办学历史上培养出一大批名人学士，如中科院学部委员冶金专家邹元壤、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水稻专家俞耀圻、著名古文献专家周振甫等，其辉煌永载史册。现学堂旧址虽已移作他用，然睹其屋舍墙垣，仍可感受昔日风貌。

于我，南河头就是这样一方乡土，纠葛出数夜的未眠与牵挂，老街就是老街，任时间变化，她依然恬静、优雅，别无所求的泰然自若。在南河头老街上走着，走过的地方有历史的脚步，文化的记忆，还有人们生活的足音，朴素但有力量。可总有一股力量的吸引，这深意的来处，应该就是家的思恋，原乡的味道。

难忘我的“大雁”自行车

□ 毛建良

前几日，在老家房间的角落里，我无意间瞥见了一本《自行车行驶证》。这本距今已有37年之久的行驶证，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开启了我对第一辆“大雁”自行车的无尽美好回忆。

犹记得那是1987年的寒冬，彼时我正读初一，父亲为我购置了一辆“大雁”牌自行车。当它被买回的那一刻，我内心的喜悦之情丝毫不亚于日后拥有第一辆私家车时的感受。这辆26寸的自行车，车身是蓝色的，宛如深邃的海洋。车把上套着柔软的黑色橡胶套，握上去手感舒适，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车座是厚实的棕色皮革材质，坐上去虽不算特别柔软，但有着恰到好处弹性。车铃的声音清脆悦耳，轻轻一按，便会发出“叮铃铃”的欢快声响。那精致的车轮钢丝在阳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芒，每一根都像是精心编排的琴弦。车链油光锃亮，转动起来顺畅无比，仿佛在演奏着一首和谐的机械之歌。车身的油漆细腻光滑，每一处线条都流畅而优美，仿佛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的情景。我双手紧紧握住车把，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脚尖轻轻着地，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向前挪动，接着收起右脚，让车子顺利地向前滑行一段距离。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我逐渐熟练起来，左脚踩着脚踏板，抬起右腿，穿过前面三脚架的空隙，右脚蹬上踏板，从半圈来回踩动，慢慢发展到能够整圈踩动。这种上车方式，想必“70后”都不会感到陌生，被称为“老爷上车”法。熟练之后，我便采用了右脚向后上车的方法。刚学会骑车那阵子，我对骑车的热情简直高涨到了极点。家里的晒谷场成了我的专属练车场，我和小伙伴们歪着身子、用力蹬着踏板，骑着自行车在场地里追逐打闹，那欢快活泼的身影，构成了一道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独特风景。后来，狭小的场地已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骑着车勇敢地踏上了乡间的机耕路。

自此以后，这辆自行车便成为了我初中求学路上的忠实伙伴。从马厰到曹泉河畔的前进中学，由于当时政鑫桥尚未开通，必须从吴汇埭、通界桥老街绕行，路程约有4.5公里。起初，每逢下雨天，我们骑车只能抵达吴汇埭南桥堍，将车子停靠在桥边民房旁，而后步行前往学校。

有了自行车，周末和寒暑假外出游玩就变得更加便捷。在那些闲暇时光里，我和几个小伙伴会骑车前往西塘桥、曹桥镇，购买钓鱼钩、连环画。有时，我会独自骑车前往10公里外的平湖县城，到新华书店选购书籍，到



稻香蟹肥 曹明华 作

平湖饭店品尝一碗美味的三鲜小馄饨；有时，我也会骑车去曹兗港的外婆家玩耍，品尝莫家塘的菱角……

1990年9月，我进入平中读书。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几位曹桥的同学，都会从仓弄向南行进，穿过西小街，从汽车西站向西，在老07省道经过九里亭，经曹桥集镇回到马厰。一路骑行，同学们欢声笑语不断，瞬间忘却了读书的紧张与疲惫。我记得，每逢周六下午取车时，车胎总是瘪瘪的，总要到校门口的修车铺打气或者补胎。而且，车子的刹车片需要频繁更换，链条也时常松动。显然，这辆车骑行数年后，诸多零部件都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1993年8月参加工作后，这辆“大雁”自行车依旧陪伴了我一段日子。直至1994年夏天，我用自己的工资购置了一辆当时被昵称为“跑车”的山地自行车。这辆新车造型精美，车把笔直，还配备了调速器，车身更轻盈，速度也更快。于是，陪伴了我7年的“大雁”自行车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家中有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极为便利，出行方式越发多样且便捷。然而，当我看到这张泛黄且承载着厚重历史印记的自行车证时，往昔与“大雁”相伴的岁月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是我青葱岁月里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

红楼别浦

□ 蔡幼玉

（涛声、海螺声由远而近）

……

起风啦…… 涨潮啦……

时光回溯 岁月倒流
乾隆五十八年岁次癸丑的那个拂晓
灯光山南麓 秋风起 波涛涌 晨光煮微
海浪正彩排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早潮
天边 海鸥点点比肩朝霞齐飞
山上 青松染霜凭添秋色妖娆
明末清初乍浦这个黎明的舞台啊
大海和苍天一色 相融相交
外蒲山 鸣卵岛 丹桂飘香秋妆华贵
千里东海铺开嫁女盛宴 把酒滔滔

此刻 南京的王开泰船队
桅帆耸立 鼓满了深秋的晨风
海螺声响 寅贰号商船正解缆拔锚
这是一次文化 商贸之旅啊
舱内有华夏物产更有红楼梦奇书瑰宝
此一别啊
绛雪融融 白帆离乍还何日
炉烟袅袅 红楼别浦在今朝
此一别啊
乍浦——长崎岁月远
山重水复路遥遥
不管是清流还是俗波
该走的还得走 大海没有不退潮
无论是白云出岫还是草莽轻浮
要聚的还得聚 总有一树能留鸟
此一别啊
不再是黛玉初入贾府时的寒酸细软
而是十二裙钗亮相世界的花容月貌
宝玉的情思 妙玉的娇嗔 袭人的心机
黛玉葬花 晴雯撕扇 掀起四海波涛

啊 曹公
你青灯白发 伴多少昼夜晨昏
毕生心血付红楼巨著的竹签书稿
却原来人情从来薄如纸
辜负了你磨墨成河巨笔挥毫
水石前盟 往世姻缘 怎续了个今生冤孽
金玉良缘 却换来了水中月镜中花 一生空劳
怡红院里春长秋短藏风刀霜剑
十二朵心灵的灯盏随风飘摇
凭栏处 翠帘低卷人徘徊
却无奈万丈愁绪无处告

到如今
九龙山万绿丛中出走的赤色情怀
早已红透了五湖四海 天涯海角
你却藏匿于时代的背后
任高山远路 任时光远去 岁月飘渺

今天
我们因你而来 因缘相会
红楼一梦 青山不老
多少场潮起汐落 春来秋往
时光之帆驶入了回归的航道
十二裙钗眷亲归来似花开烂漫
故乡啊 早已是今非昔比旧颜新貌
看东海 风再起 浪再涌
乍浦长崎再次牵手续尘缘
九龙啊 终究是咱们不舍的怀抱……

感遇诗七首

□ 陇 耕

其一
秋叶客东西，晨昏念在兹。
倏忽南北路，风露已多时。

其二
东风料峭力无边，不觉东海第二年。
江上月随鸿雁起，莺声已到薄书边。

其三
昨夜风和今日阴，沿途雨露谁均匀。
辞章满筐如长在，千古风流亦见寻。

其四
止足西湖纪一时，半含烟柳半垂丝。
客随春水尚不混，接踵山河今在兹。

其五
物茂幽深日正长，白云何处话沧桑。
那愁横岭行无路，身与清风入坐凉。

其六
白云深处一阳生，风透疏窗别有情。
从此霜寒添雾冷，萧萧黄叶满山城。

其七
一滩明月泻天涯，雁阵惊寒念岁华。
窗外清霜声未已，疏疏人处自开花。